柳州沦陷前后
工商业疏散概况

刘郁卿

（一）

一九四四年春节过后，物价继续一起一落，呈盘旋曲线

（紧接上页）是“大钞出笼”，以蒋经国“太子之尊”，“挟天子以令诸侯”之势，坐镇上海，强调打虎。可是虎是捉到了，却打不成，金元券却以比法币更快的速度崩溃，1949年二月又准许黄金、白银、银元流通使用和买卖。1949年六月批发物价，有人做过统计上涨了１２０万倍，金元券挽救不了国民党通货崩溃，又乞灵于币制改革，发行银元券，规定银元券一元等于金元券五亿元，但是老百姓几乎完全拒用，不愿存放过夜。到了十一月间，光洋一元可换金元券１６亿，市面交易基本上恢复以银元为本位。柳江路的炒买炒卖，更形活跃，一夜之间，有发财的、有倒闭的，这就增加了柳江县商会不少工作，倒闭一家商号，商会要派干事到该商店登记债权，债务，召开债权人开会征求处理意见，商会的总务股几个干事，加上常务成六七个人都忙不过来，天天有调解处理的会开。银楼业会员自发行金元券以后能稳扎稳打，少点投机的多数能略有盈余，凡进行投机大胆买卖的即使不倒闭，到年底能挣得几个的也不多见。（市民建、工商联供稿）

上涨。柳荫路金迷纸醉，发国难财的人们，仍然是笙 歌夜夜，沉迷酒色。四、五月间，市面即谣传敌人有打通湘桂铁路，衔接越南的企图。接着交通运输，日益紧张，有钱有势的寓公，悄悄地向贵阳、重庆转移。

柳州市工商业者，虽也忧心忡忡，却又舍不得发财机会，也丢不下企业财产，以为几年来，还不是讲了一阵，敌人又给我们打退回去了，意存观望，能断然提前疏散者不多。

六月底确知长沙沦陷，工商业者才惊慌起来，开始作疏散之计。但当时柳州市场，畸形繁荣，是西南大后方的商业中心，成都、重庆、昆明、贵阳等地，甚至远及甘肃、新疆都有客商在柳州设庄买卖。交通工具不足，疏散谈何容易。这个时候，该卖的全部压价出手，该买的紧急抢购，高价雇车，立刻抢运，收庄回去。

当时湘桂铁路黔桂段只到六甲，六甲上贵阳就要靠汽车运输。这时转运及疏散物资，官方的、百姓的，因交通工具不足大批停留在金城江、六寨、六甲、麻尾、独山之间，道路多塞，但除向贵阳疏散较为安全外，别无它途。到七月份就更困难了。

七月间，敌人陷株州，柳州河南驾鹤路的运输行以及自己有汽车的商行，将自己的货物、家属向贵阳、百色等方向疏散。如大陆烟厂、大成印刷厂等则高价雇车，直接向贵阳行驰（事后证明，这是最明智的）。此外如沙街仁泰行、新记行等与融县长安等地有联号或关系密切的往来客户，则将部分货物陆续由帆船向上游运去。

柳州的向外地疏散去了，长沙，衡阳、江西等地疏散的

群众，以及河南、湖北等省的大专院校师生，却大量向柳州涌来。唯一退路，只有向百色和贵阳走去，而贵阳线路，六甲以后就不易移动，逃难人群，狼狈不堪。

八月衡阳激战，柳州柳江路部份经纪行如德昌、厚福等，小南路绸布业如兴昌、仁昌等，其他行业如广芝堂药房、大同春药房、平安、仁安堂则用民船向柳江下游的运江、象州、武宣等地疏散。这部分人的想方是：万一敌人到来，就向中平、罗秀、大瑶山转移。也有的为求不致于全部损失，一部分货物向柳江下游疏散，一部分向柳江上游三岔、宜山、融县、三江疏散。如德昌、仁泰、大同春、仁安堂等就是分两处疏散的。逃难的人们，纷纷雇车雇船，装运货物、行李、家属（这时电船及大民船均为军政专用）。柳江河面平时有一、二百艘民船，这时已寥寥可数，就是住家艇也被雇一空。平时到运江的小船运费，不过三、四元（东毫），这时涨到２０元光洋一趟，还不易找到船只。因此，与邻近郊区有亲戚的或熟识的则疏散到拉堡、三都、成团、长塘、洛埠等地，真是八仙过海，各显神通。国民党当局，只顾自己逃命，至于敌人从哪里来，群众应向哪方散，根本不管，这就造成极大的盲目性。例如当时群众只考虑敌人经衡阳、黄沙河，过全州向桂林，分向临桂，中渡趋柳州，就很少人考虑敌人经丹竹机场，扑向武宣三里、向寺村、象州、里雍而进柳州，因而柳州疏散到运江、象州、武宣等地的商号货物，除运到中平、罗秀有可靠的亲朋关照者外，其余的如广芝堂、仁安堂、厚昌、德昌等疏散在象州、运江、武宣一带的，虽然都有人随货同行在疏散地看守，但当敌人到来时

躲开，三两天回来一看，已荡然无存，胜利后回来已不能复业。有的疏散时还未到目的地，中途就被土匪拦路抢劫苦不堪言。

（二）

衡阳激战，开始时，《中央日报》报道敌人受挫，方先觉誓死抗战，不明底细的商人，以为衡阳有险可守，“国军”堵截于前，广西军民支援于后，必不致轻易沦陷。果然，八月中旬，又静静度过。一些已疏散到运江、象州或附近乡间的，或对生活不习惯，或因生活无着，也有人信任广西当局过去的宣传，广西实力可以拒敌于门外，因而又陆续回来柳州的亦不乏其人。实则这个时候，敌人攻占衡阳后，部队休整，准备着更大的冒险。所谓平静，只是人们的想当然耳。

八月底当人们确实知道衡阳失守，方先觉投敌，人心又惶惶不安。不安又怎样？黔桂线火车，时开时停，开车时不但车箱挤满人，立足不易，就是车棚顶，甚至车底都有人。汽车多数征用，柳梧、柳长线水路电船亦多被征用，就是较大的民船也不能幸免，因而用于民间疏散的交通工具，少得可怜。一般群众，包括中小工商业者，讲到疏散，既感交通工具不易解决，也感到疏散后一家数口，生活茫茫无着。因而当九月间，传闻梧州沦陷，柳州工商业者不少人仍在观望，意存侥幸于万一。不过这时市内正式人口，已急剧下降。很好的房屋，只要有人愿意居住，已不需付给租金（外来者例外）。每日过境难民，络绎不绝，加上阴雨连绵，狼狈不堪。要疏散的人，看到这种情况，心里真不是滋味。到十

月底，不论哪种商品，除非便于运走的以外，无不削价出售。最典型的如生盐，九月份每包（１００市斤）尚要价7——9元，这时每包只要一——2元（法币）即可购到。副食品也跌价，活鸭已不论斤计价，而是每只2——3角即可买到一个；香甜脆皮的烧乳猪，每斤才6——7角，这种情况一直挨到柳州沦陷（一九四四年十一月九日）。只是大米尚能维持在7—8元之间。

大疏散期间，进口物资包括花沙布匹均在飞涨，而出口的农副土特产品的价格却急剧下跌，也无人问津。

在一般物价暴跌之时，黄金却是天之骄子。九月间尚是二万多（法币）一两的黄金，十月底已涨至三万多元。这是由于疏散者为了携带便利、易于收藏，互相抢购所致。到十一月黄金已如脱缰之马，三万几、四万几，甚至五万以上法币一两，市场一片混乱。

十一月三、四日谣传敌人已过黄沙河，梧州方面的则进入丹竹机场。虽然柳州市、郊都建筑有作战堡垒，但群众已清楚的看到，这只是形式而已。柳江路的经纪业，小南路的绸布业、百货业……，各行各业能运走的抢运出去，不能抢运的，则纷纷先后闭户锁门，各找自己认为最安全的地方走去。

事后知道，在疏散的人流中，向三都、成团一带疏散的和上雷、东泉一带疏散的，在途中都有遭到抢劫的。而沿柳江向庆远、长安一带疏散的货船，如德昌、仁太等的生盐火水等，在柴山塘、无忧、头塘、牛鼻等地，在敌人过长安、大浦、冲脉、庆远时，被土匪或群众作无主货物，搬运

一空。押运人员和船家，只要求人身安全，要搬就搬，噤若寒蝉。有的地方，生盐只卖东毫五角一包（１００市斤）就是这个原因。十一月九日前由柳州疏散出去的货物，尚未达到目的地的，无一不受损失。

最惨的是向贵阳方向疏散的，多数的人既无权力，经济又不充裕，到六寨后即被阻难行。柳州沦陷后，据说因鹿寨与六寨音近的错误，遭盟机轰炸。敌人未到，不少人已家破人亡，惨不忍睹，如皇宫旅店罗文陆，不但物资损失，还失踪了一个女孩，夫妻几人后来逃到贵阳托钵街头（这种情况就不止他一人了），后遇熟人资助胜利后才能回柳州。

柳州沦陷，疏散到象州中平、罗秀、三江、罗城黄金、龙岸以及融县香粉板江的工商业者，除在途中的货物遭到损失外，到了目的地后就没有受到损失，此外，柳城县的龙头乡，称得上是“福地”。敌人一般由上雷过大浦、洛崖、冲脉去宜山，另一股经大良和睦，下小长安，过罗城，距离敌人经过路线只十公里，都没有受到敌人骚扰。

柳州沦陷，工商业者的损失是惨重的，一是由于运输工具不足，笨重物资大部分未能疏散；二是疏散出去的货物或多或少都遭到损失；三是未曾抢运疏散的物资，在沦陷期间，即使不被分光，也被日寇放火烧光，回来时连房屋都没有得住，遑论物资。只有少数商号决心下得早，六、七月间即用汽车向贵阳疏散的，如大成印刷厂、大陆烟厂等安全到了目的地，还能开业。少数人当时卖了货物，购进黄金，疏散时人在物在，胜利后回来重整家园。如柳江路的万来行、仁泰行等疏散回到家乡，没有受到大的损失，也能迅速复业。

柳州酱史

谢贤修

一、柳州酱料业史话

凡吃过柳州生晒和生抽酱油的人，现仍有种齿颊留甘的余味，那香气、色泽、腴醇之味，是酒筵佐料，烹调佳品。头抽和魁油，味浓而价廉，为一般家庭煮菜配料，还有红腐乳，白腐乳，香滑软甘，咸味适中，是四季皆宜的佐餐之物。酱料中尚有芝麻酱、海鲜酱、酸梅酱、黄皮酱、苏梅酱等，都是柳州传统产品。因为生产过程复杂，要场地广、工具多、时间久、资金足，才可进行生产，而利润也厚。但老一套的方式现在用不着，只能把它写下留作史料罢了。

有能力生产上述酱料的厂家，从满清到民国也只有几家，都是老字号的酱园，如庞怡泰，是柳州工商联前主委庞晋的祖上于清朝咸丰年间开创的，有一百三十余年历史。和源华，是毛泽波的父亲创业的，有百年历史。福兴祥与合泰，都是光绪年间开设的。也有近百年。还有隆昌、隆泰也是老厂。只有聚园和王吉程，是民国年间才兼营酱料生产。

庞怡泰，福兴祥，合泰三家是以酱料为主，兼营海味杂货，都有作坊场地。其余都是以杂货为主，兼产酱料。

（紧接上页）其余合股生意的行号，十家有九家都得重新集资改组，另建新字号。日本鬼子给柳州市人民造成的灾难是罄竹难书的。

（市民建、工商联供稿）